

◀ (上接14版)

话种种之新常识。

修养类,详述交友卫生及青年成功等等之要言。

包罗甚广,“解除谋生困难的新利器”是帮助青年成功的新读物”之宣传口号诚非虚言。尤其注意的是“新言论”、“新尺牍”、“新珠算”、“新书法”及“新常识”等中的“新”字,既期实用,必然要紧密贴近社会现实,与时俱进,这“新”,既是宣传口号,也是编撰目标。编辑这么一套书,是为了帮助青年掌握实际本领,解决生计问题,但在这背后,有着编者更为深广的思考,诚如书局在宣传广告中所言,“年来国家多难。谋生不易。欲求国家强盛。宜人人有职业。惟今之青年男女。苟无充实学识。何能图谋生计”,念念在兹的依然是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,这正与毕公天的一贯追求相契合,他同意编纂此书应当有这一层面的考量。

又,《慕侠丛纂》。郁慕侠(1882—1966),上海青浦人。1913年进入报界,先后供职《时事新报》和《沪报》,并任多地报馆的通讯员。其文章深得毕公天赏识,特结集成册。该书初集于1914年由上海通俗研究社出版,收郁慕侠所作简论、游记、小说、剧话等文章若干篇,“计印六千册不逾半年销售一空”,1915年和1919年又出版了二版和三版,同时,其书二集也于1919年出版。初集的不少文章后附有毕氏评语,彼此呼应生发。

又,《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大观》,此书尤值申说。该书的编撰由上海国学书局发起,并声称其初衷在于了解当日国文教育情况,“我国兴学有年,人材蔚起,惟学界欲一览各省学校之国文成绩,未阶可由,敝局有鉴于此,拟征集全国学校之国文成绩,汇印成帙,以饷学界。”征集的范围也甚广,“凡我各省大学、专门师范、中学、实业高小国民,或同等程度之各女校,及函授学校等,倘以题目新颖,文笔佳鬯之成绩课卷录寄者,均所欢迎”。最终征集得稿件一万六千余篇,按照规划,“凡国立、部立、省立、公立、及县立等师范等稿,俱属诸上编。而中学及甲种实业等稿,俱属诸中编。高等小学。乙种实业、及国民学校等稿,俱属诸于下编,所有女校,及私立各校之稿,则按其程度,分编同选”。来稿虽多,但筛选极为严苛,“乃精金不嫌披炼之意耳”,全部征文符合上编收录标准的有五十三百余篇,“有编辑部同人初选得两千余篇,继由张清卿先生复选得一千余篇,迨公天选辑除诗词歌曲不

计外,仅得此三百七十余篇居上编。得数十四分之一”。据统计,算上诗词歌曲,也只得444篇。投稿的学校有国立北京大学、北京清华大学、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51所,遍及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湖北、江西、山西、云南、山东、河北、广东、天津、贵州等数省。最终入选数在10篇以上的学校为: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(95篇)、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39篇)、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(28篇)、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(25篇)、国立北京大学(24篇)、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(19篇)、北京清华学校(14篇)、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14篇)、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13篇)、国立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(12篇)、交通部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(11篇)、湖北武昌中华大学(11篇)、江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(10篇)、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(10篇)。其中的几所高等学府自不必说,即以专门师范论,江苏省立第一、第五师范学校即今江苏省苏州中学和江苏省扬州中学,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为今杭州高级中学,绵延百年,文脉不绝。

编刊

毕公天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身份是报刊主编,除了上文提及的《苏州日报》外,他还于20世纪20年代担任了一份影响深广的刊物的主编,此一刊物即《国民快览》。该刊前身为《官商快览》,创办于1898年,原系各书铺竞相印制的年鉴性读物,1908年书业公所决议收归公所印行,“除收书业广告,还广泛招登各行各业广告……相当于现今的日用百科全书,官商各界都用得着”。民国之后,为因应政体变化,《官商快览》改名为《国民快览》,但基本定位不曾改变,自称“人人日用必备,居家旅行必携”。此诚非虚言,当日的文艺创作对此有忠实记录,“吴少怀便连忙拆开封皮,一看见上面的号码到也不少,赶紧走到房里去,检出一副笔墨同一本《国民快览》来,查出电报新编”,又如“寄芸忙将这封电报拆开,一看却是没有译好的,忙披了衣服跳下床来,在书厨里面乱翻了一阵,翻着了一本《国民快览》,里面载着电码,寄芸照着电码,将这封电报逐字译去译完了”,可见其之普及与影响。毕公天自民国六年接手,扩充篇幅、改良内容,“销数达十万以上,并蒙诸文豪赐以题辞,其价值可知矣”。毕

公天的主要工作想来正是邀请名家赐稿,且所撰文章讨论的都是当日社会热点问题,提升了杂志的品质。有鉴于此,该刊续聘毕公天继续主编,并称民国七年的刊物:

所选材料与六年份大不相同,凡政、学、农、工商各界社会应酬事项,及居家旅行日用所必需者,无不应有尽有。内容计五百余种,都四十万言,较六年份增四分之一。所载民国七年阴阳合历通书,曾照中央气象台历书校正者。各种工艺制造法(如花露水制造法人造黄金法及种菰法等数十种),得之可以谋生。各种谐文(如西厢酒令、游戏问答、新四书、各种小调,及催眠术等数十种,阅之可以开心,未附。)征联一册,倘承赐教,谨以邮票、书籍、美术品等为酬,购者所费无几,获益非浅,凡我国民当以先览为快也。

其中强调的仍在于趣味性和实用性,这自然是为了迎合普通读者阶层。但毕公天显然并不满足于此,他接手后的一个鲜明变化当在于“并蒙诸文豪赐以题辞,其价值可知矣”,譬如第十期就有“吴佩孚、蔡元培、梁启超、张东荪等二十余人之名著”。能邀得名家赐稿当是得益于毕氏广博的社会人脉资源,而他本人想来也乐成其事,使自己的热血担当与满腔赤诚得以践行。职是之故,报纸的栏目设置和内容安排也不同于往日,譬如说第十一期:

又增加篇幅,扩充国语一栏,并译刊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先生未经披露之名著一篇,洋洋洒洒,足供吾人之研究史。附载极时务极有价值之英日续盟谈一篇,内分七章,约十二万言,凡华英二国人民阅之,当知其利害,而有以觉悟也。是为本期之特色。

时人曾如此描述阅读毕氏所编《国民快览》的观感:

凡阅十五期《国民快览》所载之言论,及《五卅惨案纪》者,当知毕公天博士,实为现代之一等有心人,而亦热忱爱国之尤者也。盖其文虽仅二万余言,而提要钩元,可作一部外交痛史读,至其历年所刊之国耻插画,则尤为国民作夫差尔忘之呼。斯正暮鼓晨钟,唤醒梦梦,其裨于国民者,岂浅鲜哉。……或谓自五四以来,国民抱有国家观念,深知民国为我四百兆人之民国,凡内政外交靡不三注意者,《国民快览》一书亦与有力焉,然则毕博士之功,岂在禹下。

此尚不免泛泛而谈,又有一例论及具体问题,可见毕公天的一番良苦用心:

胶济铁路收回民办,曾经明令公布,惟近来国民对于筹款赎

路之热度似已默减,……若不踊跃认募,则必有起而代之者,况此路为山东存亡关键,国民苟不注意,恐事变无常。先生熟览乎此,因搜集关于鲁案□各种文件,择要辑入十二期《国民快览》中。……夫《快览》为全国风行之年刊,而各界日用所必需,居家旅行所必备者也,今以之为鼓吹赎路之券,则影响之大,自不待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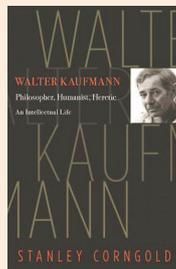
无论著书、编书、编刊,毕公天始终一片赤诚与热情不改,令人肃然起敬。

《国民快览》风行一时,1929年,“国民政府行政院接连发出训令,命令各地严厉查禁该书”,“因《国民快览》为上海书业公所发行,所以上海市政府接到行政院命令后,立即查禁……江苏、河北、天津等地亦通令查禁”。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推行新政,废除旧历,奉阳历为国历,而《国民快览》自创办之日起就刊载每年的《阴阳合历通书》,恰与政府命令相抵触,加之其影响甚巨,处理也更为果断和严格。毕公天本人也十分重视年历问题,且认为这与社会民生关系甚大,他曾就乙卯年(1916)的“大建”问题专门撰文投书报纸,纠正“教育部所颁中央气象台制定民国五年之新历书”中的错误,他还郑重强调“忆甲寅九十两月大小建不一,当时商界已生齟齬,殊觉窒碍,兹十二月为岁除之期,若不亟行改正,届时必彼此惶,惑更生纷扰,盖相区虽一日,关系甚巨,况此事又关授时要政,岂可任其顿倒错乱,以混淆各界之视听耶!”但有趣的是,在新历、旧历的问题上,毕公天本人似乎倾向于认同国民政府的态度,《慕侠丛纂》中有《为什么不用阳历》一文,呼吁国人更易阳历,毕公天于文后有如下评论:“阴历有朔望为限,故不得不有大建小建,而归除于终。则置闰以济其穷,然闰月之为物,足使国家、行政及人民生计生无量之障碍者也。或疑我言乎?请读《改用太阳历法议》”。其所撰有关“大建”考证文恰成了他“生无量之障碍者也”的最好备注。但《国民快览》一直未曾更易,不知作为主编的他是何想法?是因袭旧举,还是为了照顾时人需求?不得而知。

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,名流辈出,璨若星河。毕公天恰如一颗流星,一闪而过,今人虽多半已将他忘记,但他已然留下了足够的印迹。我们不必去刻意记住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,甚至那份精神,也不必专门去缅怀和铭记,但依然会绵延不绝、传之久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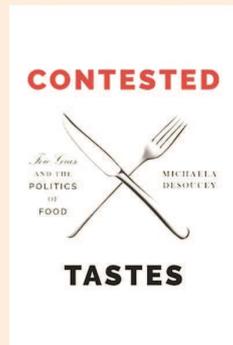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一周英文新书



Stanley Corngold:《沃尔特·考夫曼:哲学家,人道主义者,异教徒》(Walter Kaufmann: Philosopher, Humanist, Heretic,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沃尔特·考夫曼(1921—1980)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哲学家、评论家、翻译家和诗人,他在十八岁时逃离纳粹德国,独自移民到美国。他非常多产,写了十几本书籍,都以博学的见识和犀利的散文风格为标志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“单枪匹马”地恢复了尼采的声誉,将存在主义介绍给美国读者。直到现在,还没有一本书对他留下的思想遗产进行考察。Stanley Corngold首次对考夫曼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,涵盖了他的所有主要作品。他展示了考夫曼如何谈论今天与我们有关的许多问题,例如哲学的好处、宗教的影响、悲剧的持续存在以及技术时代的人文危机。



Michaela DeSoucey:《有争议的口味:鹅肝和食物的政治》(Contested Tastes: Foie Gras and the Politics of Food,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谁关心鹅肝?事实证明,很多人都这样做。在过去十年中,这种用管子强行塞入鹅的食道里让其多吃长肝的法国美食,一直位于动物权利保护者、农民、政治家、厨师争斗的中心。在《有争议的口味》中,作者将我们带到美国和法国的农场、餐馆、游行和听证会,从而揭示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讨论鹅肝。DeSoucey表明,关于鹅肝的争论涉及激烈的政治。通过调查“鹅肝战争”的原因和后果,该书阐明了21世纪里食物和意义的社会意义。